

河間劉守真撰集

魏博薛時平 註釋
南州劉一杰 校正

繡谷吳繼宗 重訂
金谿吳起祥 刊行

五運主病

諸風掉眩皆屬肝木

掉搖也眩昏亂旋運也風主動故也所謂風氣甚而頭目眩運者由風木旺必是金衰不能制木而不復生火風火皆屬陽多為兼化陽主乎動兩動相搏則為之旋轉故火木動也焰得風則自然旋轉如春分至小滿為二之氣乃君火之位自大寒至春分七十三日為初之氣乃風木之位故春分之後風火相搏則多起飄風俗謂之旋風是也四時皆有之由五運六氣千變萬化衝掌擊搏推之無窮安得失時而便謂之無也但有微甚而已或乘車躍馬登舟環舞而眩運者其動不正而左右紆曲故經曰曲直動搖風之用也眩運而嘔吐者風熱甚故也

諸痛痒癢癘皆屬心火

風必搖切詩云匪風飄兮今註回風也五運有大六氣有主有客六運統治一年小運各治七十三日主氣有定位之常客氣有加臨之變為人病者小運主氣斷然無不中不遠其人受客氣經雖有言難于推用守真所以獨取小運主氣而不及大運客氣者誠有見乎此也夫氣運要旨一書乃守真存而不廢之意耳讀者能知守真獨取小運主氣之所以然則知大運客氣之不足取也故程子曰素問氣運處絕淺近如二十四氣改換名目便微千百樣未知錯不錯說說果不錯亦用不得

人近火氣者微熱則痒熱甚則痛附近則灼而為瘡皆火之用也或痒痛如針輕刺者或字一本猶飛迸火星灼之然也痒者美疾也故火旺于夏而萬物蕃鮮榮美也災之以火清之以湯而痒轉甚者微熱之所使也因而痒去者熱令皮膚縱緩腠理開通陽氣得泄熱散而去故也或夏熱皮膚痒而以冷水沃之不去者寒能收斂腠理閉密陽氣鬱結不能散越鬱與通相反鬱者治病之源源通者佛熱內作故也痒得爬而解者爬為火化微則亦能令痒甚則痒去者爬令皮膚辛辣而屬金化辛能散故金化見則火力分而解矣或云痛為實痒為虛者非謂虛為寒也正謂熱之微甚也或疑瘡瘍皆屬火而反腐出膿水者何也猶穀肉菓菜熱極則腐爛而潰為汙水也潰而腐爛者水之化也所謂五行之理過極則勝己者反來制之故火過熱極則反兼於水化又如鹽能固物令



食素問玄機原病式序

夫梓人之巧。不能逃繩墨之式。治者之工。不能出規模之制。故繩墨規模者。天下之通用。古今之不易。本聖人之所制作者也。且醫道幽微。玄之又玄。與人性命。非聖人孰能與於此。原自伏羲得河圖之象。始畫八卦。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因而重之。為六十四卦。則天地三才之道。萬物之象。備焉。故軒轅得之。謂人壽命。本道統天地陰陽造化而生。其壽夭修短。莫不有數。能持而守之者。得盡終其數。不能持守。恣情縱慾。憂患所傷。以致夭亡者。不為少矣。故與天師岐伯參酌天地三陰三陽。六氣行運。一歲十二月之間。分布在人。為手足三陰三陽。十二經左右之要會。作八十一篇。垂為世範。名曰內經素問。至今用之。而為醫家繩墨規模者也。故知其要者。一言而終。不知其要者。流散無窮。蓋知要之人。鮮矣。粵自守真先生者。本河間人也。姓劉名完素。字守真。夙有聰慧。自幼年就嗜醫書。十經百論。往往過目無所取者。謂非至道造化之書。因披玩素問一經。朝勤夕思。手不釋卷。三五年間。廢寢忘餐。參詳其理。至於意義深遠。研精覃思。期於必通。一日於靜室中。澄神宴坐。沈思畢慮。探索難解之義。神識否冥。似寤寐間。有道士者。自門而入。授先生美酒一小盞。若象梳許。咽而復有如此三二十次。咽不能盡。二道者笑曰。如厭飫。反吐於盞中。復授道者。倒於小葫蘆中。道者出。恍然一夢。覺而亦酒香。香無所據。急於內外追之。不見。而後心至神靈。大有開悟。此說幾乎誕妄。默而不言。以僕為知言。先生故以誠告。與夫史稱扁鵲遇長桑君飲藥。以此視病。盡見五臟癥結。特以診脈為名。亦何異焉。因著內經運氣要旨。論醫方精要。宣明論二部。共一十七萬餘言。精微浩汗。造化詳悉。而又述習醫要用直格拜藥方。已板行於世外。又作素問玄機原病式。拜注二萬餘言。特採摭至真要大論一篇。病機氣宜之說。撮其樞要。自成一家。精貫古今。無非神授。蓋天之未喪斯文也。復生其人。發明醫道。乃今時五宗教之師。以致於此。莫不效驗。直明五運六氣之至要。傷寒雜病之指歸。其言簡。其理明。易為披究。足以察陰陽二症之隱。顯醫家前後之得失。如式中所說。本極似金。火極似水之類。謂亢則害。承迺制。鬱極迺發。變化之理。大為要妙。非智者焉能及此。可謂旨意昭昭。萬舉萬全。神聖工巧能事畢矣。真知要之書也。但見今之醫人。竊用先生諸藥。得效者眾多。以今十數年。猶給其名。恥言涼藥。謂去熱藥為非。不稱其人。反成毀謗。其道難行也。如此哀哉。哀哉。是知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信矣。僕自幼年氣弱多病。醫書脈

症粗明。所以天德四年。在都中監修大內。正患腰脚疼痛之疾。殆時二年。服食湯藥。皆薑附硫黃種種燥熱之藥。中脘臍下艾炷十數。終無一效。愈覺膝寒胃冷。少力多睡。飲食日少。精神日衰。詢諸名醫。眾口一辭。金曰。腎部虛寒。非熱藥不能療。及自體究亦覺惡寒喜暖。但知此議為是。因諮後醫重系者。彼云。腎經積熱。氣血不通故也。猶與談論。惟舉五行旨略斷語言。用藥治病。止五七方而已。其餘醫書脈訣一無所有。僕意寡學不通之人。不能信之。及試用通經涼藥。但藏府滑利。伏因愈甚。以至捨而不問。後相識日久。見治諸人傷寒雜病。正用寒涼疏通等藥。十醫十愈。其應如神。貧者酬勞不受。反有周其急者。以此漸漸信之。日加敬重。似有所得。再論及脚底彼陳五行造化勝負伏造真理。始為喚醒。信而不疑。方肯聽信。再用辛甘寒藥。瀉十二經之積熱。日三四服。通利十餘行。數十日後。覺痛減。飲食有味。精力爽健。非舊日之比。心神喜快。服藥不輟。迨運覺熱。熱勢滋甚。自後飲食服藥。皆用寒涼。數年之間。疾去熱除。神清體健。以此知前之將攝失宜。醫藥差錯之過也。舉世醫工亦未嘗語此。每兩處病用藥治身治家。及其他親識外人。但來求醫不避巖危。意無圖報。專一治療。無不痊愈。大率計之三十餘年間。所療傷寒二三日至五七日者。使之和解痊安者。可四五百人。汗前汗後諸般惡症。危篤至死。眾醫不救者。活及二百餘人。百發百中。千不失一。率因董醫始以傳授。次得玄機原病式。大明終始。開發良多。在後親見守真先生。詳加誦益。忝推要妙。愈究愈精。始知董氏之學。始得先生原病式簡要之書。施用故也。兼傳澤承。晚者乃先生門下高弟子。真良醫也。並已過世。同為一家。與世醫可謂冰炭。自天德五年以後。董氏醫名大著。傳聞遠近。病者生。危者安。士夫之家。極為推重。十數年間。所獲數萬。其舉薦稱揚。僕有力焉。僕自是應歷任所。不惜此書。教授諸醫。復與開說素問要妙至理。使之解悟。改革前非。以救生靈之疾病。至於士人有求問學醫者。皆一一直與傳授。使知要妙治法及方。伊等雖不能通明造化。但能用藥治病。得驗者亦不下百數。大定二十二年。予自京兆運使移邢臺下車。視事之餘。擢醫者數人。與說素問兼授以知要之法。眾中有孫執中者。尤為好事。一日請求原病式。欲為之開板廣傳於世。庶幾普救生民。天亡之厄。兼証醫家從來所傳相習之非。予憫其仁者之用。心欣而授之。非惟得截要治法。愿行于世。兼以掄揚先生特達奇才。獨得要妙造化之理。著成方書。流行于世。豈非規模繩墨者歟。非活人書之較焉。嗚呼。自秦越人張仲景之後。迄今千有餘年。此道湮淪。苟非斯人。真偽混淆。似是而非。觸

目而已有孫子告子。願為之後序。故不揣狂妄而作是語。聊以表彰先生事業之萬一。云爾。大定二十二年九月日。安國軍節度使開國侯程道濟序。



新刊註釋素問玄機原病式序

河間處士劉完素守真撰

守真此書最精密平生造詣之深盡在乎此所以先掩前人而後來無繼也人謂大醇之中不免小疵終不敢以微瑕而累白璧之至德也

夫醫教者源自伏羲流于神農注于黃帝行于萬世合于無窮本乎大道法乎自然之理孔安國序書曰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蓋五典者三墳之末也非無大道但專明治世之道三墳者五典之本也非無常道但以大道為體常道為用天下之能事畢矣三墳者三墳也非無大道但者乃後人附託偽為之文不足取信況五典中亦止存唐虞二典除三典亦不存常考諸儒論三墳者皆以三墳為一易繫辭孔子作也雖不明言三皇之名然伏羲神農黃帝以次繼之故說者遂憑之至于五帝繫辭則非三墳也農不自作也以其內經為黃帝何所據而言之耶二易謂伏羲之書土國則帝王世紀謂黃帝使岐伯嘗草木定本草經亦止聖人之一事耳不可以為大道而與易同列也雖然本經內經亦何然而玄機與妙聖意幽微浩浩乎不可測使欲其真為神農黃帝之書但可憑用而為天下後世之法則大幸也然而玄機與妙聖意幽微浩浩乎不可測使之習者雖賢智明哲之士亦非輕易可得而悟矣洎乎周代老氏以精大道專為道教孔子以精常道專為儒教由是儒道二門之教著矣守真謂老子精大道孔子精常道者蓋以老子無為以清虛立教者老氏之末流耳歸其祖則三墳之教一焉儒道二教之書比之三墳之經則言象義理昭然可據而各得其一意也故諸子百家多為著述所宗之者庶博知焉嗚呼醫學自黃帝以後二千五百餘年漢末有南陽太守張機字仲景恤於生民多被傷寒之疾損害橫天因而詳考古經以述傷寒卒病方論一十六卷使後之學者有所依據雖所論未備諸病仍為道要若能以意推之則思過半矣宋高保衡等序金匱方論曰張仲景傷寒卒病論合十六卷今觀金匱傳傷寒論十卷雜病未見其書王冰在館閣盡簡中得仲景金匱玉函要略方十六卷思金匱方論所載俱是雜病未日卒病止數條耳不可便以此為高保衡等所言卒病也若以傷寒為卒病而同為一名則不當且所述者眾所習者多故自仲景至今南僅千歲凡著述醫書過往古者八九倍矣夫三墳之書者大聖人之教也理合自然本乎大道仲景者亞聖也雖仲景之書未備聖人之教亦幾及聖人文亦玄奧以致今之學者尚為難焉仲景之書甚平易王叔和雜以已說遂使客反勝主而仲景所以創法之意論晦不明耳非仲景之文德與難讀也余嘗考其書病以傷寒例居前而六經病政之差後諸病又吹之類傷寒病又攻之其餘論說與傷寒有所聞者又吹之至若雜病三陰陽論諸寒病方治固自有其法然則仲景創法本意亦庶乎可明也而解矣故今人所習皆近代方論而已但究其

末而不求其本。况仲景之書復經晉太醫王叔和撰次遺方。唐開寶中節度使高繼冲編集進上。雖二公操心用智。自出心意。廣其法術。雖以舊說亦有可取。其間或失仲景本意。未符古聖之經。愈令後人學之難也。况仲景之世四

升。乃唐宋之一升。四兩為之一兩。向者人能勝盡。及多咬咀湯劑有異。今時之法。故今人未知其然。而妄謂時世之

異。以為無用而多不習焉。惟近世朱奉議多得其意。遂以本仲景之書。而兼諸書之說。編集作活人書二十卷。近有跌打之書。其意至其得仲景之意。處却反出。其門多。其方衆。其言直。其類辨。使後之學者。易為尋討。施行。故今

近有跌打之書。其意至其得仲景之意。處却反出。其門多。其方衆。其言直。其類辨。使後之學者。易為尋討。施行。故今之用者多矣。然其間亦有未合聖人之意者。往往但相肖而已。由未知陰陽變化之道。所謂木極似金。金極似火。

火極似水。水極似土。土極似木者也。故經曰。亢則害。承迺制。謂己亢過極。則反似勝己之化也。俗未之知。認似作是。

以陽為陰。失其意矣。守真達造化之妙。正在此。自有素問以來。鮮乎其能超出。嗟乎。醫之妙用。尚在三境。觀夫

後所著述者。必欲利於後人。非但務銜而已。皆仁人之心也。非不肖者所敢當。其間互有得失者。由乎言本求其象。

象本求其意。意必合其道。故非聖人而道未全者。欲盡其善也鮮矣。豈欲自涉非道。而亂聖經以惑人志哉。自古如。

伏羲畫卦。非聖人孰能明其意。至周文王方始立象演卦。而周公述爻。後五百餘年。孔子作十翼。而易書方完。然後

易為推究所習者衆。而註說者多。其間或所見不同。而互有得失者。未及于聖。竊窺道教故也。易教體乎五行八卦。

儒教存乎三綱五常。醫家要乎五運六氣。五運是本火土金水六氣是風熱火濕燥寒此必有之理。但不可謂運氣

氣不可廢。及論主病則止。舉五藏六府之屬五行論為病。則亦但舉五藏六府之應耳。守真于序中雖每言五運六氣。守真亦以統歲加臨之變。與疾病有推惡極者矣。但未分明說破。所以致後人混亂無別。遂妄生枝節。愈推愈渺。

其門三。其道一。故相須以用。而不相失。蓋本教一而已矣。若忘其根本。而求其華實之茂者。未之有也。故經曰。夫

五運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生殺之本始。神明之府也。可不通乎。仙經曰。大道不可以籌筭。

道不在數故也。可以籌筭者。天地之數也。若得天地之數。則大道在其中矣。經曰。天地之至數。始於一而終於九。數

之可十。推之可百。數之可千。推之可萬。萬之不可勝數。然其要一也。又云。知其要者。一言而終。不知其要。流散無窮。

又云。至數之機。迫音窄迫音窄而微。其來可見。其往可追。敬之者昌。慢之者亡。無道行私。必得天殃。又云。治不法天之紀。

地之理。則災害至矣。又云。不知年之所加。氣之興衰。虛實之所起。不可以為工矣。由是觀之。則不知運氣而求醫無

失者鮮矣。詳內經素問。雖已校正改誤。往往尚有失古聖之意者。愚俗聞之。未必不曰爾何人也。敢言古昔聖賢之

非。聖人之心息邪說距跛行故淫辭此孟子嗟夫聖人之所為自然合於規矩無不中理者也雖有賢哲而不得自

然之理亦豈能盡善而無失乎況經秦火之殘文世本稀少故自仲景之後有缺第七一卷第七一卷亡逸久矣王

今其中運氣諸篇本別是一書非素問之文王冰取之以雜乎其中而給後人為全書耳巨眼者觀之則一經矣也

而知矣雖然其甲乙經太素及全氏本皆不成行惟王冰註本盛行者蓋由精微要語多出於運氣諸篇故也天下

至今無復得其本然雖存者布行于世後人傳寫鏤板重重差誤不可勝舉以其玄奧而俗莫能明故雖辨訛孰能

知之故近代勅勒孫奇高保衡林意等校正孫兆改誤其序有言曰正謬誤者六千餘字增註義者三千餘條若專

執舊本以為往古聖賢之書而不可改易信則信矣終未免於泥一隅及夫唐王冰次註序云世本純經純經音終篇目

重疊前後不備文義懸隔施行不易披會亦難歲月既淹習以成弊或一篇重出而別立一名或兩論併合而都為

一目或問答未已而別樹篇題或脫簡不書而云世缺重合經而冠鉞服併方宜而為效篇隅虛實而為逆從合經

絡而為要論節皮部而為經絡退至道以先針如此之流不可勝數又曰其中簡脫文義斷不相接者搜求經有所

放遷移以補其處篇目墜缺指事不明者詳其意趣加字以昭其義篇論各併義不相涉缺漏名目者區分事類別

目以冠篇首君臣請問義理乖失者考校尊卑增益以光其意錯簡碎文前後重疊者詳其旨趣刪去繁雜以存其

要辭理秘密難粗論述者別撰玄珠以陳其道凡所加字皆朱書其文使今古必分字不雜揉然則豈但僕之言哉

設若後人怨王冰林億之輩言舊有訛謬者或去其註而惟改其經則未必易知而過其意也然而王冰之註善則

善矣有仁人之心而未備聖賢之意故其註或有失者也由是校正改誤者往往証王冰之所失其間不見其失而

不以改証者亦不少雖稱校正改誤而自失者多矣王冰之註惟說運氣處最為詳盡其他則未免晦矣經旨嗚呼

不惟註未盡善而王冰遷移加減之經亦有臆說而不合古聖之意者雖言凡所加字皆朱書其文既傳于後世則

文皆為墨字矣凡所改易之處或不中其理者即使智哲推之終莫得其真意此未達真理而不識其偽所致也近

世所傳之書若此說者多矣然不得正理而欲求其真意者未之有也但畧相肖而已雖今之經與註皆有舛訛而

比之舊說則易為學若非全元起本及王冰次註則林億之輩未必知若是焉此至公無私之論後之知者多因之也有非

先賢之說者僕且無能知之蓋因諸舊說而方入其門耽耽既久而粗見得失然諸舊失而今有得者非謂僕之明

也因諸舊說之所得者以意類推而得其真理自見其偽亦皆古先聖賢之道也僕豈生而知之者哉夫別醫之得

失者。但以類推運氣造化之理。而明可知矣。觀夫世傳運氣之書多矣。蓋舉大綱乃學之門戶。止歌頌鈴圖而已。終未備其體用。及互有得失而惑人志者也。況非其人。百未得於經之一二。而妄撰運氣之書。傳於世。矜己惑人。而莫能彰驗。致使學人不知其美。俾聖經妙典日遠日湮。而習之者鮮矣。悲夫世俗。或以為運氣無微。而為惑人之妄說者。或但言運氣為大道玄機。若非生而知之。則莫能學之者。由是學者寡。而知者鮮。設有攻其本經。而又有註說。雖寫之誤。蓋造化玄奧之理。未有比物立象以詳說者也。僕雖不敏。志慕斯道。而究之以久。畧得其意。惜乎天下尚有未若僕之知者。據乎所見。而輒申短識。本乎三墳之聖經。兼以眾賢之妙論。編集運氣要妙之說。十萬餘言。九篇三部。勒成一部。名曰內經運氣要旨論。備見聖賢之妙用。然妙則妙矣。但其妙道。乃為對病臨時處方之法。猶恐後學未精貫者。或難施用。復宗仲景之書。率參聖賢之說。推夫運氣造化之理。并集傷寒雜病脈症方論之文。一部三卷。十萬餘言。目曰醫方精要宣明論。凡有世說之誤者。詳以此証明之。庶令學者真偽自分。而易為得用。且運氣者。得於道同。蓋明大道之一也。觀夫醫者。唯以別陰陽虛實。最為樞要。識病之法。以其病氣歸于五運六氣之化。明可見矣。謹率經之所言二百餘字。兼以語辭二百七十七言。總歸五運六氣而已。大凡明病之陰陽虛實。無越此法。雖已並載前之二帙。復慮世俗多出妄說。有違古聖之意。今特舉二百七十七字。獨為二本。名曰素問玄機原病式。守其精力所寓。皆在原病式一書。其他諸書。遠不可逮。以比物立象。詳論天地運氣造化自然之理。註二萬餘言。仍以改及意。其亦猶朱子四書集註。改至屬鑿而後已。遂以比物立象。詳論天地運氣造化自然之理。註二萬餘言。仍以改証世俗謬說。雖不備舉其誤。其意足可明矣。雖未備論諸疾。以此推之。則識病六氣陰陽虛實幾於備矣。蓋求運氣言象之意。而得其自然神妙之情理也。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孔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老子曰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蓋由規矩而取方圓也。夫運氣之道。亦猶此也。嗟夫僕勉述其文者。非但欲以美於已。而非於人。矜於名。而苟於利也。但望學者易為曉悟。而行無枉錯耳。如通舉內經運氣要旨論。及醫方精要宣明論者。欲令學者求其備也。其間或未臻其理者。幸冀將來之君子以改正焉。但欲同以宣揚古聖之妙道。而普救後人之生命云爾。

新刊註釋素問玄機原病式卷之一

河間劉守真 撰集

魏博薛時平 註釋

繡谷吳鑑宗 重訂

南州劉一杰 校正

金谿吳起祥 刊行

五運主病

諸風掉眩皆屬肝木

掉搖也。眩昏亂旋運也。風主動故也。所謂風氣甚而頭目眩運者，由風木旺，必是金衰不能制木，而木復生火，風火皆屬陽，多為兼化。陽主乎動，兩動相搏，則為之旋轉。故火木動也，焰得風則自然旋轉，如春分至小滿為二之氣，乃君火之位，自大寒至春分七十三日，為初之氣，乃風木之位，故春分之後，風火相搏，則多起飄風，俗謂之旋風是也。四時皆有之，由五運六氣千變萬化，衝掌擊搏，推之無窮，安得失時而便謂之無也？但有微甚而已。人或乘車躍馬，登舟環舞，而眩運者，其動不正而左右紆曲，故經曰：曲直動搖，風之用也。眩運而嘔吐者，風熱甚故也。

風必搖切，詩云：匪風飄兮，注：回風也。五運有大，有小，六氣有主，有客，大運統治一年，小運各治七十三日，主氣有定位之常，客氣有加臨之變，為人病者，小運主氣斷然，無可恐不中，不遠其人，受客氣輕雖有言難于推用，守真所以獨取小運主氣而不及大運者，誠有見乎此也。夫氣運要旨一書，乃守真存而不廢之意耳，讀者能知守真獨取小運主氣之所以然，則知大運客氣之不足取也。故程子曰：素問氣運處絕淺近，如二十四氣改換名目，便做千百樣未知錯不錯，說果不錯亦用不得。

諸痛痒癢癘皆屬心火

人近火氣者，微熱則痒，熱甚則痛，附近則灼而為瘡，皆火之用也。或痒痛如針刺者，或字一本猶飛迸火星灼之然也。痒者美疾也，故火旺于夏，而萬物蕃鮮榮美也，災之以火，清之以湯，而痒轉甚者，微熱之所使也。因而痒去者，熱令皮膚縱緩，腠理開通，陽氣得泄，熱散而去故也。或夏熱皮膚痒，而以冷水沃之不去者，寒能收斂，腠理閉密，陽氣鬱結不能散越，鬱與通相反，勢者治病之根源，通者拂熱內作故也。痒得爬而解者，爬為火化微則亦能令痒甚，則痒去者，爬令皮膚辛辣而屬金化，辛能散故金化見則火力分而解矣。或云痛為實，痒為虛者，非謂虛為寒也，正謂熱之微甚也。或疑瘡瘍皆屬火，而反腐出膿水者何也？猶穀肉菓菜熱極則腐爛而潰為汙水也，潰而腐爛者，水之化也，所謂五行之理，過極則勝己者，反來制之，故火過熱極則反兼於水化，又如鹽能固物，令



不腐爛者鹹寒水化制其火熱使不腐爛故得久固也萬物皆然
諸濕腫滿皆屬脾土

地之體也土濕極甚則痞塞腫滿物濕亦然故長夏屬土則庶物隆盛也

諸氣腫鬱病痿皆屬肺金

肺扶物切

肺謂肺滿也鬱謂奔迫也痿謂手足痿弱無力以運動也大抵肺主氣氣為陽陽主輕清而升故肺居上部病則其氣肺滿奔迫不能上升至於手足痿弱不能收持由肺金本燥燥之為病血液衰少不能榮養百骸故也經曰手指得血而能攝掌得血而能握足得血而能步故秋金旺則霧氣蒙鬱而草木萎落病之象也蓋猶痿也
諸寒收引皆屬腎水

收斂引急寒之用也故冬寒則拘縮矣

六氣為病

風類

諸暴強直支痛經戾裏急筋縮皆屬於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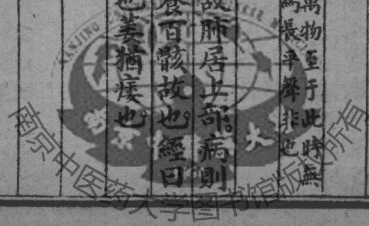
厥陰風木乃肝胆之氣也

暴卒暴也強害也強勁有力而不柔和也直筋勁強也支痛支持也堅固支持筋攣不柔而痛也經戾經縮也戾乖戾也謂筋縮裏急乖戾失常而病也然燥金主於緊斂短縮勁切風木為病反見燥金之化由亢則害承乃制也况風能勝濕而為燥也風病勢甚而成筋攣故燥之甚也故諸風甚者皆兼於燥

制亢者過極也害者害物也承猶隨也雖謂之隨而有防之義焉如素問大氣之下水氣承之而巳一或亢而為害則隨之者即起而制勝之故曰亢則害承乃制或以亢則害承為句非也

熱類

諸病喘嘔吐酸暴注下迫轉筋小便渾濁腹脹大鼓之如鼓癰疽瘍疹瘤氣結核吐下霍亂瞽瞍腫脹鼻塞衄血溢血淋洩悶身熱惡寒戰慄驚恐悲笑譫妄衄衄血汗皆屬於熱少陰君火乃真心小腸之氣也
喘火氣甚為夏熱哀為冬寒故病寒則氣衰而息微病熱則氣甚而息粗又寒水為陰主乎遲緩熱火為陽主乎急



數故寒則息遲。氣微熱則息數。氣粗而為喘也。喘者此則似喘而非喘也。慎不可一概用治。

所有

吐酸酸者肝木之味也。由火盛制金不能平木。則肝木自甚。故為酸。如飲食熱則易於酸矣。但或言吐酸為寒者。誤也。又如酒之味苦而性熱。能養心火。故飲之則令人色赤氣粗。脉洪大。而數語謔妄。歌唱悲笑。喜怒如狂。胃味健忘。煩渴嘔吐。皆熱症也。其吐必酸。為熱明矣。況熱則五味皆厚。經曰在地為化。化生五味皆屬土也。然生旺勝水不能制火。則火化自甚。故五味熱食。則味皆厚也。是以肝熱則口酸。心熱則口苦。脾熱則口甘。肺熱則口辛。腎熱則口鹹。或口淡者胃熱也。胃屬土。土為萬物之母。故胃為一身之本。淡為五味之本。然則吐酸豈為寒者歟。所以妄言為寒者。但謂多傷生硬粘滑或傷冷物。而喜噫醋吞酸。故俗醫主於溫和脾胃。豈知經言人受傷於寒也。則為病熱。蓋寒傷皮毛。則腠理閉密。陽氣怫鬱。不能通暢。則為熱也。故傷寒身表熱者。熱在表也。宜以麻黃湯類。甘辛熱藥發散。以使腠理開通。汗洩熱退而愈也。凡內傷冷物者。或即陰勝陽。而為病寒者。或寒熱相擊。而致腸胃。陽氣怫鬱。而為熱者。亦有內傷冷物。而反病熱。得大汗熱洩身涼而愈也。或微而不為他病。止為中酸。或讀中作去聲。非也。俗謂之醋心是也。法宜溫藥散之。亦猶解表之義。以使腸胃結滯。開通怫熱。散而和也。若久喜酸不已。則不宜溫之。宜以寒藥下之。後宜涼藥調之。結散熱去。則氣和矣。所以中酸不宜食粘滑油膩者。是謂能令陽氣壅塞鬱結。不通暢也。如飲食在器覆蓋。熱而自酸矣。宜食糲食蔬菜。能令氣之通利也。

暴注卒暴注洩也。腸胃熱甚而傳化失常。火性速故如是也。

下迫後重。裏急窘迫急痛也。火性急速而能燥物故也。

轉筋。經云轉反戾也。熱氣燥燥於筋。則掣蹇而痛。火主燔灼燥動故也。或以為寒客于筋者。誤也。蓋寒雖主於收引。然止為厥逆。禁固屈伸不便。安得為轉筋也。所謂轉者動也。陽動陰靜。熱症明矣。夫轉筋者。多因熱甚。霍亂吐瀉所致。以脾胃土衰。則肝木自甚。而熱燥於筋。故轉筋也。大發渴則為熱。凡霍亂轉筋而不渴者。未之有也。或不因吐瀉。但外冒於寒。而腠理閉密。陽氣鬱結。怫熱內作。熱燥於筋。則轉筋也。故謂轉筋以湯漬之。而使腠理開洩。陽氣散則愈也。因湯漬而愈。俗反疑為寒者。誤也。

陳無擇云轉筋者以陽明養宗筋屬胃與大腸今暴吐下津液頓亡外感四氣內傷七情飲食油膩攻開諸脈枯
刺於筋宗筋失養以致陽明養宗筋屬胃與大腸今暴吐下津液頓亡外感四氣內傷七情飲食油膩攻開諸脈枯
筋此寔陰陽之氣反戾風寒乘之筋失人血所榮而為急縮痛也今河間論轉筋皆屬火丹溪又謂屬血無二
公之論轉筋非因于霍亂者其不困霍亂而轉筋者蓋如二公之言亦有血虛筋失所榮火丹溪又謂屬血無二
也若夫霍亂而轉筋則陳氏劉氏之治法備矣亦有榮血中素有大熱卒然霍亂而見此症者甚多遲則不救急宜治之
中熱內鬱而其勢猖狂則筋亦為之治法備矣亦有榮血中素有大熱卒然霍亂而見此症者甚多遲則不救急宜治之

小便渾濁天氣熱則水渾濁寒則清潔水體清而火體濁故也又如清水為湯則自渾濁也

腹脹大鼓之如鼓氣為陽陽為熱氣甚則如是也

癰淺而大也經曰熱勝血則為癰膿也

疽深而惡也

瘍有頭小瘡也

疹浮小瘡也

瘤氣赤瘤丹燥熱勝氣也火之色也

結核火氣熱甚則鬱結堅硬如菓中核也不必潰發但令熱氣散則自消矣

吐下霍亂三焦為水穀傳化之道路熱氣甚則傳化失常而吐瀉霍亂火性燥動故也或云熱無吐瀉止是傳寒者

誤也大法吐瀉煩渴為熱不渴為寒或熱吐瀉始得之亦有不渴者若不止則亡液而後必渴或寒本不渴若亡

津液過多則亦燥而渴也但寒者脈當沈細而遲熱者脈當實大而數或損氣亡液過極則脈亦不能實數而反

遲緩雖爾亦為熱矣又曰瀉白為寒青黃紅赤黑皆為熱也蓋瀉白者肺之色也由寒水甚而制火不能平金則

肺金自甚故色白也如濁水凝冰則自然清瑩而明白利色青者肝木之色也由火甚制金不能平木則肝木自

甚故色清也或言利色青為寒者誤也

文云或言下痢白為寒誤也又云下痢赤白俗言寒熱相兼其說尤誤又云下迫窘痛後重裏急小便赤澀皆屬
燥熱而下痢白者必多有之然則為熱明矣觀此則痢之赤白皆是熱症此乃云辨痢色以明寒熱又曰瀉痢小
便清白不澀為寒赤澀為熱熱是則以又痢
有寒熱之分而與下文所言相悖矣何耶

仲景法曰少陰病下痢清水色純清者熱在裏也大承氣湯下之及夫小兒熱甚急驚利色多青為熱明矣利色
黃者由火甚則水必衰而脾土自旺故色黃也利色紅為熱者心火之色也或赤者熱深甚也至若利色黑亦言



為熱者。由火熱過極。則反兼水化制之。故色黑也。如傷寒陽明病熱極。則日晡潮熱甚。則不識人。循衣摸床。獨語如見鬼狀。法當大承氣湯下之。大便不黑者。易治。黑者難治。諸痢同法。然辨痢色以明寒熱者。更當審其飲食。藥物之色。如小兒病熱吐痢霍亂。其乳未及消化。而痢尚白者。不可便言為寒。當以脈症別之。大法瀉痢。小便清白。不澀為寒。赤澀為熱。又完穀不化。而色不變。吐痢腥穢。澄澈清冷。小便清白。不澀身涼。不渴。脈遲細。而微者。寒症也。穀雖不化。而色變非白。煩渴。小便赤黃。而或澀少者。熱症也。凡穀消化者。不問色及他症。便為熱也。寒洩而穀消化者。未之有也。由寒則不能消化。穀也。或火性疾速而熱甚。則傳化失常。穀不能化。而飧洩者。亦有之矣。仲景曰。邪熱不殺穀。然熱得於濕。則殮世也。殮即消化之義。蓋熱不殺穀者。由邪熱性暴急。不比平和。陽氣可以持夫。物之從容消化也。近有此點論者。傷寒乃除去不字。可謂鑿矣。何不觀也。

景又言病人脈數數為客熱不能消殺乎

或言下痢白為寒者。誤也。若果為寒。則不能消化。何由反化為膿也。所謂下痢。穀反為膿血。如世之穀肉蕪菜。濕熱甚。則自然腐爛潰發。化為活水。故食在腹中。感人濕熱邪氣。則自然潰發。化為膿血也。其熱為赤。熱屬心火。故也。其熱為黃。濕屬脾土。故也。燥鬱為白。屬肺金也。經曰。諸氣臍鬱。皆屬於肺。謂燥金之化也。王水註曰。臍鬱謂奔迫氣之為用。金氣用之。然諸瀉痢皆兼於濕。今反言氣燥者。謂濕熱甚于腸胃之內。而腸胃怫熱鬱結。而又濕主否。以致氣液不得宣通。因以成腸胃之燥。使煩渴不止也。假如下痢赤白。俗言寒熱相兼。其說尤誤。豈知水火陰陽寒熱者。由權衡也。一高則必一下。一盛則必一衰。豈必寒熱俱盛于腸胃。而同為痢乎。辨難攻擊之言如此。痛如熱生瘡瘍。而出白膿者。豈可以白為寒乎。由其在皮膚之分。屬肺金。故色白也。次在血脈之分。屬心火。故為血痢。也在肌肉屬脾土。故作黃膿。在筋部屬肝木。故其膿色帶蒼。深至骨。屬腎水。故紫黑血出也。各隨五藏之部。而見五色。是謂標也。本則一出於熱。但分淺深而已。大法下迫窘痛。後重裏急。小便赤澀。皆屬燥熱。而下痢白者。必多有之。然則為熱明矣。或曰。白痢既為熱病。何故服辛熱之藥。亦有愈者耶。蓋辛熱之藥。能開腸胃鬱結。使氣液宣通。流濕潤燥。氣和而已。然病微者可愈。甚者鬱結不開。其病轉加而厄矣。凡治熱甚吐瀉亦然。夫治諸痢者。莫若以辛苦寒藥治之。或微加辛熱佐之。則可。蓋辛熱能發散開通鬱結。苦能燥濕。寒能燥熱。使氣宣平而已。如錢氏香連丸之類是也。故治諸痢者。黃連黃柏為君。以其大苦大寒。正主濕熱之病。至若世傳辛熱金石毒藥。治諸吐

瀉下痢。或有愈者。以其善開鬱結故也。然雖亦有驗者。或不中效。反更加害。凡用大毒之劑。非是毒藥不能取效。不得已而用之可也。幸有善藥。雖不能取效。但有益而無損者。何必用大毒之藥。而謾勞戰兢也。經曰。寧少與其大。善與其盡。此之謂也。幸有善藥。不能取效。但有益無損者。何必用大毒之藥。而謾勞戰兢也。此幾句。造禍禍者。但以致字作達致之意。看則方與下文不碍。小與其好。用攻擊之藥。可為輕論。言輕用大毒。而驗言。小與其好。用攻擊之藥。可為輕論。言輕用大毒。而驗言。小與其好。用攻擊之藥。可為輕論。言輕用大毒。而驗言。

與善也。至如帶下之理。猶諸病也。但分經絡與標之殊。病之本氣則一。舉世皆言白帶下為寒者。誤也。所謂帶下者。任脈之病也。經曰。任脈者起于中極之下。以上毛際。循腹裡上關元。至咽喉上頤。循面入目。絡舌。任脈自胞上過帶脈。貫臍而上。然其病所發。正在過帶脈之分。而淋瀝以下。故曰帶下也。赤白下痢。義同而無寒者也。任脈自胞上過帶脈。貫臍而上。然其病所發。正在過帶脈之分。而淋瀝以下。故曰帶下也。赤白下痢。義同而無寒者也。

云至咽喉而已。無上頤循面入目六字。惟素問有之。六字之下。再無他語。今大法頭目昏眩口苦息乾咽嗑不食。守真又有絡古二字者。得非修煉家以任督是陰陽之海。而別有所本歟。

小便赤澀。大便秘滯。脈實而數者。皆熱也。凡帶下者。亦多有之。果為病寒。豈能若此。經曰。亢則害。承乃制。謂氣過極反兼勝己之化制其甚也。如以火煉金。熱極則反為水。又如六月熱極。則物反出液而濕潤。林木流津。而為水。金之體是可鎔化者。故也。他物則不能。然六月熱極。而故肝熱極則出泣。心熱甚則出汗。脾熱甚則出涎。肺熱物出液者。雖是火化。則然上旺濕化亦未嘗不在乎其間。

甚則出涕。腎熱甚則出唾。亦猶煎湯。熱甚則沸溢。及熱氣熏蒸于物。而生津者也。故下部任脈濕熱甚者。津液湧溢而為帶下也。每見俗醫治白帶下者。但依近世方論。而用辛熱之藥。病之微者。雖或誤中。能令鬱結開通。氣液宣行。流濕潤燥。熱散氣和而已。其或勢甚而鬱結不能開通者。舊病反加。熱症新起。以至於死。終無所悟。昌若以辛苦寒藥按法治之。使微者甚者。皆得鬱結開通。濕去燥除。熱散氣和而愈。無不中其病。而免加其害。且如一切怫熱鬱結者。不必用以辛甘熱藥能開發也。如石膏滑石甘草葱豉之類。寒藥皆能開發鬱結。以其本熱。故得寒則散也。夫辛甘熱藥。皆能發散者。以力強開衝也。如發之不開。則病熱必加。如桂枝麻黃之類。辛甘熱藥。攻表不中病者。其熱轉甚也。是故善用之者。須加寒藥。不然則恐熱甚發黃驚狂或出矣。如表熱當發汗者。用辛甘熱藥。苟不中其病。尚能加害。况裏熱鬱結。不當發汗。而誤以熱藥發之。不開者乎。又如傷寒表熱怫鬱。燥而無汗發。令汗出者。非謂辛甘熱藥屬陽。能令汗出也。亦因鬱結開通。則熱蒸而自汗出也。不然則平人表無怫熱者。服之安有斯汗。出我惟汗不能出。而又熱病轉加。古人以為當死者也。又如表熱服石膏知母甘草滑石葱豉之類。寒

藥汗出而解者。及熱病半在表。半在裏。服小柴胡湯寒藥。能令汗出而愈者。熱甚服大柴胡湯。下之更甚。衛小承氣湯。調胃承氣湯。大承氣湯。下之發黃者。茵陳蒿湯。下之結胸者。陷胸湯。下之。此皆大寒之利藥也。反能中病。以令汗出而愈。然而中外怫熱鬱結燥而無汗者。豈由辛甘熱藥為陽。而能開發汗出乎。況病微者。不治自汗。汗而愈。所以能令作汗者。因怫熱鬱結復得開通。則熱蒸而作汗自出也。凡治上下中外一切怫鬱之症。皆當仿此。隨其淺深。察其微甚。適其所宜而治之。慎不可悉加發表。但以辛甘熱藥也。大抵人既有形。不能無病。有生。不能無死。有病者。但當按法治之。其有病已危極。未能取效者。或人已衰老。而真氣傾竭。不能扶救而死者。此則非醫者之過也。若陰陽不審。標本不明。誤投湯藥。實實虛虛。而致死者。是誰之過歟。即如酒之味苦。而性熱。能養火。久飲之。腸胃怫熱鬱結。而氣液不能宣通。令人心腹痞滿。痞滿不能多食。穀氣內發。而不能宣通於腸胃之外。故喜噫。而或下氣也。腹空水穀衰少。則陽氣自甚。而又咳嗽勞動。兼湯漬之。則陽氣轉甚。故多嘔。而或昏眩也。俗云酒隔病耳。夫表裏怫熱鬱結者。得暖則稍得開通。而愈得寒則轉閉。而病加。由是喜暖而惡寒。今酒隔者。若飲冷酒。或酒不佳。或不喜。而強者。令腸胃鬱結。轉閉而滿悶。不能下也。或飲盡興者。或熱飲醇酒者。或喜飲者。能令鬱結開通也。若多飲而過醉。則陽氣益甚。而陰氣轉衰。酒力散。則鬱結轉甚。而病加矣。夫中酒熱毒。反熱飲以復投者。令鬱結得開。而氣液復得宣通也。凡酒病者。必須續續飲之。不然則病甚不能飲。鬱結不得開。故也。凡鬱結甚者。轉惡寒。而喜暖。所謂亢則害。承乃制。而陽極反似陰者也。似字要仔細看俗未明之。因而妄為寒病。誤以熱藥攻之。微者或鬱結開通。氣和而愈。甚者稍得開通。而藥力盡。則鬱結轉甚也。其減則微。其加即甚。俗不能悟。但云藥至即稍減。藥去即病加。惟恨藥少不能痊除。因而信心服之。以至沸熱太甚。則中滿腹脹。而填腫矣。若小便澀而濕熱內甚者。則發黃也。猶物濕熱蒸而發黃也。世俗多用巴豆大毒熱藥。以治酒隔者。巴豆時平而熱。以半字作平字非也能開發腸胃之鬱結也。微者結散而愈。甚者鬱結不開。怫熱轉甚。而病加也。恨其滿悶。故多服之。以利。或得結滯宣通而愈者。以其大毒性熱。雖鬱結暫開。奈亡血液。損其陰氣。續後怫熱再結。而病轉甚也。因思得利時愈。而復利之。如前之說。以利三五次。是陰氣衰殘。陽熱太甚。而大小便亦澀發黃。腹脹腫滿矣。或濕熱內甚。而時復濡洩也。或但傷飲食。而怫熱鬱結。亦如酒病。轉成水腫者。不為少矣。終不知怫鬱內作。則脈必沈數而實。法當辛苦寒

藥治之。結散熱退。氣和而已。或執甚鬱結不能開通者。法當辛苦寒藥下之。熱退結散而愈也。所謂結者。怫鬱而

氣液不得宣通也。非謂大便之結硬耳。或云水腫者。由脾土衰虛而不能制其腎水。則水氣妄行而脾主

水氣。遊走四肢。身面俱腫者。似是而實非也。夫治水腫腹脹。以辛苦寒藥為君。而大利其大小便也。經曰。中滿者

治之於內。然則豈為脾土之虛也。此說正與素問相反。素問中滿治之於內。一句病不獨指水腫腹脹。治之於內。一句病不獨指水腫腹脹。治之於內。一句病不獨指水腫腹脹。

其傷寒論篇有云。桂枝麻黃之輩。病在皮毛。汗而發之。之法也。為根升麻之輩。因其輕而揚之。之法也。其用酒。則可。見矣。經曰。諸濕腫滿。皆屬脾土。又云。太陰所主。脾腫。又曰。勝濕則濡。淺甚則水閉。脾腫。皆所謂太陰脾土濕。

氣之實甚也。經曰。諸腹脹大。皆屬於熱。經本曰。諸腹脹大。謂諸腹與腹大為二事。若作

屬於火。又曰。熱甚則脾腫。皆所謂心火實熱。安得言脾虛不能制腎水之實甚乎。故諸水腫者。濕熱之相兼也。如

六月濕熱太甚。而庶物隆盛。水腫之象。明可見矣。故古人法以辛苦寒藥治之。蓋以辛苦散結。以苦燥濕。以寒除熱。

而隨其利濕。去結散熱退氣和而已。所以妄謂脾虛不能制其腎水者。但謂數下致之。又多水液故也。豈知巴豆

熱毒。耗損腎水。陰氣則心火及脾土自甚。濕熱相搏。則怫鬱痞隔。小便不利。而水腫也。更宜下之者。以其辛苦寒

藥。能除濕熱。怫鬱痞隔故也。亦由傷寒下之太早。而熱入以成結胸者。更宜陷胸湯。丸寒藥下之。又如傷寒誤用

巴豆熱毒下之。而熱勢轉甚。更宜調味承氣湯。寒藥下之者也。若夫世傳銀粉之藥。以治水腫而愈者。以其善開

怫鬱痞隔故也。慎不可過度。而加害爾。況銀粉亦能傷牙齒者。謂毒氣感於腸胃。而精神氣血水穀不能勝其毒。

故毒氣循經上行。而至齒齦嫩薄之分。則為害也。上下齒縫者。手足陽明胃之經也。凡用此藥。先當固齦爾。或云

陰水偏身。而又惡寒止。是寒者非也。經言少陰所主為驚惑。惡寒戰慄。悲笑譫妄。謂少陰君火熱氣之至也。詳見

下文惡寒戰慄論中。經言齒上齦足陽明胃經所貫絡也。齒下齦手足陽明腸胃之經也。

昏昏也。熱氣甚則濁亂昏昧也。昧字從目。目不明也。今凡凡言昏昧者。則當用時。

鬱怫鬱也。結滯壅塞而氣不通暢。所謂熱甚則腠理閉密而鬱結也。如煉物熱極相合而不能離。故熱鬱則閉塞而

不通也。然寒水主於閉藏。今反屬熱者。謂火熱亢極。則反兼水化制之故也。腫脹熱勝于內。則氣鬱而為腫也。陽熱氣甚則腹脹也。火主長而高茂。形貌彰顯。升明舒榮。皆腫脹之象也。

鼻室塞也。火主膜腠腫脹，故熱客陽明經，而鼻中膜脹則室塞也。或謂寒主閉藏，妄以鼻塞為寒者，誤也。蓋陽氣甚於上，而側卧則上竅通利，而下竅閉塞者，謂陽明之脈左右相交，而左脈注于右竅，右脈注于左竅，故風熱鬱結，病偏于左，則右竅反塞之類也。俗不知陽明之脈左右相交，注于鼻孔，但見側卧則上竅通利，下竅室塞反熱為寒爾。所以否泰之道者，象其肺金之盈縮也。五運注病六氣為病其前之總叙諸病者綱也其後之詳釋諸病者目也然其詳釋必先引總敘中之一病于首然後釋之今此條乃曰

鼻室塞也則與前後之例不同矣恐總叙中塞字本是室字

孰者鼻出清涕也。夫五行之理微則當其本化，甚則兼其鬼賊。故經曰：亢則害，承乃制也。易曰：燥萬物者莫熯乎火，以火煉金，熱極而反化為水，故身熱極則反汗出也。水體柔順而寒極則反冰如地也。土主濕，陰雲雨而安靜，土濕過極則反為驟，注烈風雨淫瀆也。木主溫和而生榮，風大則反涼而毀折也。金主清涼，秋涼極而萬物反燥也。皆所謂過極則反兼鬼賊之化制其甚也。由是肝熱甚則出泣，心熱甚則出汗，脾熱甚則出涎，肺熱甚則出涕，腎熱甚則出唾也。經曰：鼻熱者出濁涕，凡痰涎涕唾稠濁者，火熱極甚銷燥致之然也。或言孰為肺寒者，誤也。但彼見孰嚏鼻室冒寒則甚，遂以為然。豈知寒傷皮毛，則腠理閉密，熱氣怫鬱而病愈甚也。

衄者，陽熱怫鬱于足陽明，而上熱甚則血妄行為鼻衄也。

血溢者，上出也。心養于血，故熱甚則血有餘而妄行，或謂嘔吐紫凝血為寒者，誤也。此非冷凝，由熱甚銷燥以為稠濁，而熱甚則水化制之，故赤兼黑而為紫也。

血泄，熱客下焦，而大小便血也。

淋，小便澀痛也。熱客膀胱，鬱結不能滲泄故也。或曰：小便澀而不通者為熱，遺尿不禁者為冷。豈知熱甚客于腎部，干於足厥陰之經，延孔鬱結，極甚而氣血不得宣通，則痿痺而神無所用，故液滲入膀胱而旋溺遺失，不能收禁也。經曰：目得血而能視，耳得血而能聰，手得血而能攝，掌得血而能握，足得血而能步，臟得血而能液，腑得血而能氣。素問無耳得血藏得血腑得血三句又手字本是指字今曰手得血則與掌得血無分別矣當改作指字夫血隨氣運，氣血宣行，則其中神自清利，而應機能為用矣。又曰：血氣者，人之神，不可不謹養也。故諸所運用時習之，則氣血通利而能為用，閉壅之則氣血行微，而其道不得通利，故劣弱也。若病熱極甚，則鬱結而氣血不得宣通，神無所用而不遂其機，隨其鬱結之微甚，有不用